




让阳光自然播洒

刘有生演讲录

刘有生  著

有人问我：“你讲什么道？”

我说：“讲道，讲道，专讲当人之道。”

又问：“那什么是道德呢？”

“道德，道德，倒过来就是德。”

怎么倒过来？倒过来就是专门针对自己，
把自己做直了，把自己讲直了，这才是直道。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

让阳光自然播洒



刘有生 演讲录

刘有生 著



世界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阳光自然播洒：刘有生演讲录 / 刘有生著

—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11.4

ISBN 978-7-5012-4046-3

I. ①让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演讲—中国—当代—选集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0779 号

让阳光自然播洒：刘有生演讲录

Rang Yangguang Ziran Bosa: Liuyousheng Yanjianglu

- ◎作 者——刘有生
- ◎审 校——刘力红
- ◎策 划——世知东方
- ◎责任编辑——薛 乾
- ◎特邀编辑——陈云梅 贾建博 杨 娟
- ◎责任出版——刘 喆
- ◎装帧设计——周周设计局
- ◎内文制作——曹 媛
- ◎出版发行——世界知识出版社
- ◎地 址——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
- ◎邮 编——100010
- ◎网 址——www.wap1934.com www.ao1934.org
- ◎联系电话——010-65265919 65265956
- ◎经 销——新华书店
- ◎印 刷——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- ◎开本印张——710×1000 毫米 1/16 12.75 印张
- ◎字 数——164 千字
- ◎版次印次——2011年4月第一版 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
- ◎标准书号——ISBN 978-7-5012-4046-3
- ◎定 价——20.00 元

序 让阳光自然播洒

广西中医学院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首席教授 刘力红

一、小传

先生姓刘，名有生，一九四〇年九月三十日（农历）生。父桂芝公，母姓胡，讳淑清。世居黑龙江省克山县滨河乡巨心屯村。务农为业。桂芝公性素暴，常呵骂致打。淑清老夫人性内良善，然呵骂日久，亦多不悦。因夫妻不睦，先生生不足月即满头疮疹，俗谓风火毒。时遇一南来之赶骡者，号南蛮子，身怀良药，善治火毒。遂往求之。南蛮子出三小包药面，嘱三次服下。淑清老夫人见药面甚少，疑其力道不足，为欲速效，乃将三包合之，一并服下。孰料服后即昏厥不醒，经一昼夜方苏。真乃大难不死！

先生排行第二，一兄五妹，共七人。因家境贫，九岁即需牧猪。其间冬夏一鞋，每至仲秋，冰霜已结，仍光脚而行。所历艰苦，不足道人。先生之性似父，暴躁刚烈有加，不独兄妹间无理取闹，于猪亦常事打骂。十三岁入小学，性仍不改，常与同学打骂，甚或加于师长。此后健康日差，疾病充身。十九岁小学毕业，考上萌芽师范，但因家庭“历史”问题，未能遂愿。即于克山二中就读初中，一年后回乡。回乡后，因疾病（肺结核、肝病等）缠身，农事费力，乃作歇参半。时村中一王姓老人，名振江，系王凤仪先生在世时之讲病主任，谓其兄曰：“有生病重，当需治之。”因时处三年困难时期，生活朝不保夕，乃无暇顾及。至年二十三，病渐沉重，肺病已致咯血，肝病已

致腹水。加之心慌心悸，肾病尿皆乳糜，父母始作慌乱。遂问病于王老处，王老以凤仪先生之《笃行录》、《道德语录》相赠，并谓：“有一讲病之人现尚未至，至后即告知。”先生于病中细阅二书，颇有所感，乃明病由自取。禀性刚烈，且失孝悌，得无病乎？彼时先生虽知之，然未动之，故病亦无所缓。至年二十五，劳力全失，渐渐不起。是年八月（农历）某日，王老告曰：“讲病之人已至，去此西十里远。”为求活命，先生执意往见。朝即出门，一路蹒跚，下午方至。讲病人姓徐，人呼徐老太，徐老见状问曰：“哪来的？”答：“大屯村。”又问：“是何病？”曰：“周身内外上下皆病。”话后即无言语，寂默约一时辰。先生见天色将晚，起身告辞。临行，徐老曰：“回吧，考虑考虑。”其时先生已阅凤仪二书，知考虑之意乃让自己格物，遂出门东行。行至五里远近，暗忖：徐老善观人性，其不言者，必因余性刚硬，恐言之不善，撞翻禀性，反为不美。思及此，心内释然，仰望苍天，突觉腹内翻滚，哇哇即吐。因前阅凤仪先生书，已知吐乃祛病之良途。今见呕吐大作，心甚感之。遂跪地向天起誓：若上苍留吾一命，必将此祛病良法流传于世；必一心为众，不为己活！誓毕，吐更剧。乃一路踉跄，至于家门。从此，每晚饭后上炕即吐，至子夜方止，如是七日不断。病亦十去五六，可稍事农活。是年十一月（农历）崇俭结婚。因病尚未痊愈，婚后仍常呕吐。夫人时年十九，体亦不佳。稍遇感冒咳嗽，气难接续。先生欲以此法说之，夫人不信。年二十一生长子，三岁患胀肚，药之不效。

先生自二十五岁遇徐老，病渐向愈。此后，每月必往北安徐老家一次，往返三百余里。每次至徐老家，徐老皆无言语，亦无拒意。先生乃得安住一夜，次日即回。如是多年，寒暑不辍。时因长子病，先生促夫人带请徐老一阅，夫人无奈，乃从之。徐老见之即谓无事，嘱服四消丸。先生疑之曰：“在家已服四消丸二盒，并无效果，今又服此药，

恐为不妥。”徐老复曰：“服四消丸二丸即愈！”临行，转谓先生夫人曰：“有怨气。”时夫人口虽默然，心甚服之。乃因桂芝公性烈，数欲杖之，而有此怨也。返家后，夫人良心翻转，动病二场，短气之病遂愈。长子服四消丸二丸后，腹胀亦除。

先生自二十五岁发大誓愿，未敢须臾离，每以凤仪先生之言行为对照，农事专拣脏活累活干，专于困苦中磨心炼性。夫人、长子病愈，其信更坚，其行更切。然道高一尺，魔每丈之。正当先生行道坚切之际，兄长突患肝硬化吐血，病经十月而逝。遗留孤嫂及三男二女。是年先生三十七岁，其兄三十九岁。兄长辞世，先生怨心顿起，初所发愿退失殆尽。故自兄逝后，半年间未往师处。兄逝后次年六月初一晨，先生双脚浮肿，乃知久病复作。其时已明作病之由必因退志，遂于六月初三往谒其师。时师亦病，卧炕上，以巾蒙头。谓先生曰：“为何来？”先生答：“为病来。”复问：“何病？”曰：“浮肿，心疼。”师乃告：“有病上医院！汝兄歿已怨吾，若汝歿，怨何以加？”先生无言。良久，出一小瓶，内盛药片，扔与先生，视之乃双氢克尿噻（利尿药）。曰：“服之，可消肿。”先生将药扔回师处，师复扔回先生，如此往返者三。师乃罢。次日，师嘱先生往药店购药，先生以不服药为由拒之。师曰：“汝不服，吾服。”先生遂往购之。然一入药店，药名即忘，出药店门，又复记起，再入药店，又忘之。乃空手而归。居七日，先生夫人至。见浮肿未消分毫，乃大骂之。徐师听其骂，并无嗔恚。稍居，笑曰：“再留二日，或有消息。”次日晨起，肿果大消。夫人遂辞徐师。师嘱安心，病已无碍。居二十一日，师命先生回家探视，以令父母宽心。居家一宿，肿又微起，遂返回师处。又居二十日，共四十一日，师乃促其回。先生谓师曰：“秋收后当来谒师。”师曰：“勿用矣。”临行告先生：“五年后，可讲病。”是岁秋收后，先生复至师处，师已歿。

师歿后，先生乃于兄所遗之五位子女入手，尽悌尽孝。所历艰辛，

凤仪先生乃一位不谙读写之“白丁”，然而正是这位不谙读写之“白丁”，将整个中国文化行了一遍，做了一遍，使得渐失“化”机的死文，重新焕发了生机；使得潭潭死水，皆变活之汪洋。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在这个因缘时节，令中国文化起死回生的不是学富五车、通读四库之文人，而是穷守僻壤的白丁？这正是需要大家去思索的。用凤仪先生的话来说，他是来为孔子补漏的，而我则以为他就是孔子的再来，是大成至圣先师的再来！所不同的是，他换了一个方便来办教育，换了一个方便来育人。这个方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其一，从疾病入手。

我作为一名医者，这是最令我震撼的地方，亦是最值得大家关注之处。过去生了病，大都认为要么是伤了风、受了寒，要么是吃坏了东西，或是感染了细菌、病毒……医生治病亦不外乎吃药、打针、手术、针灸、按摩。若再不好，则或云重病难治，或云医术不济。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生气、上火、怨人会生病，性子不好、脾气不好，甚或缺失孝悌会生病？而且是更重要、更根本的病原呢？几乎没有！凤仪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，揭示了其中的重要联系，创立了“性理疗病”及“讲病”法门。依此法门，只要患者找出病因，翻转良心，诚心悔过，多年的疾病往往很快能治愈。上述刘有生先生的切身经历及讲病实践即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。

由怨恼所致的疾病、由心性所致的疾病，药物及现今各种疗法往往没有什么效果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对于此类疾病，除认知怨恼，认知心性，没有别的出路。而沿此深入，亦为认知中国文化甚深奥义的捷径。这是凤仪先生最常用的法门，即以“病”之方便教育，以“病”之方便化人。

其二，从家庭入手。

这是儒法治国的手段，也是修身的方法。《大学》所倡的修身、

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便以齐家为枢要。凤仪先生也以家庭为下手处。“齐家齐家”，如此强调齐家的重要性，从另一面也说明了家最不易齐。以其不易，故释、道选择出家，而儒者秉匹夫之志，明知难为，明知不可为，而为之。

齐家的关键是夫妇，可以说，夫妇是人类自有社会起最大的一个问题，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。说到棘手，凡有夫妇之名实者，皆当有会心处。夫妇这道关，最着不得劲，用不得力。若以胜人之心对之，要么两败俱伤，要么落荒而逃。唯有以自胜之心处之者，或能过得此关。《中庸》所言的“强哉矫”，用以形容此关之过来人，最是妥切！

时光流逝，现在过得此关的人越来越少。过不得此关者，或是选择离异，或是选择婚外恋情，或是独身。有的虽然面上平静，内里却满布杀机。总是不得自在，痛苦万分，是何缘故？因为一开始就把夫妇这步道颠倒了。按照儒家的宗旨，夫妇是用来成就君子的，而不是用以享乐，故《中庸》曰：“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”婚姻当中只为享乐，哪有不痛苦的呢？

凤仪先生说自己是为孔子补漏来的，补什么漏呢？就补夫妇这个漏。过去的夫妇是阳主阴从，所以抓好男教就行了。男的教好了，女的自然会跟上，所谓夫唱妇随。现在的天时不同了，现在是阴盛阳衰，阴主阳从。在这个格局下，抓男教还管用吗？不管用了！所以必须与时俱进，必须改抓女教。只有将主事的教过来，改变过来，夫妻才能举案，阴阳才能和合。为此，凤仪先生设立了姑娘道、媳妇道和老太太道。姑娘修好了，成就姑娘道、姑娘佛；媳妇修好了，成就媳妇道、媳妇佛；老太太修好了，成就老太太道、老太太佛。圣人之用心良苦啊！

家庭是凤仪先生全部思想（俗称“善人道”）的落脚处，而女教则是凤仪先生的创举。先生以一位庄稼人的身份，一生创办了七百余所女义学。以家庭作为办教育的一个方便，此方便实为诸方便中最大的

方便，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教育方式，最值得我们心身投入其中。

其三，从性情入手。

性分为天性、禀性和习性，这是凤仪先生全部思想的来源，也是凤仪先生于整个历史长河中特立独行之处。传统文化之所以可做可行，修行之所以可操作，皆在于此。天性是人的本性，与生俱来，众人如一，纯阳无阴，至善无恶。禀性乃禀赋所来，故有厚有薄，有强有弱。禀性纯阴，恶而不善。习性乃后天之习染，随所处不同而异，所谓近朱赤、近墨黑者，即指此性也。故此性或阴或阳，或善或恶而不定。三性之中天性本具，不假修持。禀性坚固，所谓“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”即言此性。习性有善有恶，然恶习易染，善习难成。故先生提出“六字真言”：去习性，化禀性。若习性（不良者）得去，禀性化净，则天性自然显露，自然圆满。此为凤仪先生整个体系修学之不二门径，亦为儒、释、道修学之不二门径。

禀性的表现，实则为因性格等因素引发的不良情绪（怨、恨、恼、怒、烦等），它是障蔽天性的要素。习性则为演生和助长禀性的因缘。当代西藏著名上师宗萨蒋扬钦哲云：“情绪和干扰一旦消失，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。”情绪是禀性的外象，禀性是情绪的根子，是遮盖在我们头上的乌云，使我们见不到天性的阳光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最容易姑息迁就的就是情绪，就是禀性、脾气。有个偷鸡摸狗的，众皆耻之。而发发脾气，动动禀性，每多习以为常，以为可情可谅。孰不知这正是众贼之王，是障道的主因。在凤仪先生的诸多学问中，有一句话最令人毛骨悚然：“不化性（化除禀性），念破嘴（念经念咒）也是地狱的鬼！”一般而言，在中国文化里谈修行的有儒、释、道三家，儒家成就君子，释家成就佛、菩萨与罗汉，道家成就仙与真人。而以凤仪先生之所见，君子也好，佛、菩萨也好，仙与真人也好，无一例外都是人成就的，所以必须先成就人。这是一切的基础，也是诸家

“谨守病机，各司其属，有者求之，无者求之，盛者责之，虚者责之，必先五胜，疏其血气，令其调达，而致和平，此之谓也。”无论是什么病，SARS也好，禽流感也好，肿瘤也好，统统都是以平为期。这个期指目的。所有的病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，最终都要达到以平为期，达到平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人不病！所以，中医治疗疾病，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怎么样从非平人迈向平人的问题。平人的状态就是既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的状态，所以要恢复平人，实际上就是落实如何去掉太过、不及。太过、不及何以去之？通过补、泻去之。即用泻法解决太过，用补法解决不及。所以，中医的治法，千法万法，归结起来，不外这两法。泻法也叫损法，补法也叫益法。《老子·七十七章》云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”有余（太过）损（泻）之，不足（不及）补之，这就是以平为期。所以，中医的治法，暗合天道，故为长久之道。

上述问题的讨论，使我们明确了失和是疾病发生的根本因素。那这个失和有具体的所指吗？这个问题就关系到中医这门学问所涉及的最基本的三个元素：天、地、人。如《素问》所言：“夫道者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长久。”所以，失和实际上就是与天、地、人失和。具体言之，与天失和是什么样的失和？与地失和是什么样的失和？与人失和又是什么样的失和呢？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说：“天食人以五气，地食人以五味。”故与天失和实际就是与五气失和，与寒热温凉失和，与风寒暑湿燥火失和。与地失和就是与五味失和，与酸苦甘辛咸失和。那么与天失和之后，怎么以平为期呢？比如说，受了寒怎么办？受了热怎么办？正确的方法是，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。所以，寒热互治，属于天的层面失和的解决方法。

与地失和之后，怎么以平为期呢？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中专门给出了五味的补泻原则。如木系统失和而致病者，要以辛来补，以酸来泻；土系统则以甘来补，以苦来泻，等等。所以，五味互治，属于

地的层面失和的解决方法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在论述每味药物时，首先提出气味，可知中药主要就是对治天地的失和。而针灸、按摩等法，亦基本限于解决天地层面的失和。

最后剩下与人失和的问题。与人失和是什么样的失和？与人失和又怎样以平为期呢？这个问题似乎难以回答。因为《内经》对这个问题没有过多的论述，至少远远没有像天地层面讲得那么系统和丰富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？”

众所周知，整个中医是以《内经》为基础的，而《内经》的产生又以上古时代为依据。上古时代，生产工具落后，社会生产力很低，由此带来的是人类适应自然、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。在这个时期，人与天地等自然层面的失和便成为这一时期致病的主要因素。同时也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，物质相对匮乏，这个时期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。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人们的自我改造能力反而较高，故与人失和的问题相对轻简。所以，与人的失和是这一时期致病的次要因素。《内经》中之所以简之，略之，似缘由此也。

时至今日，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三千年，古今确实不同了。今天的高科技水平，今天的社会生产力，与三千年前相比，简直叫不可思议！怎么会有空调？怎么会有飞机？怎么会有太空飞船？由于科技的高度发达，人类改造自然、适应自然的能力，已不知比过去高了多少万倍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，人与天地等自然层面的失和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，已经不再是疾病的最主要因素。然而祸福每每相依，科技是发达了，而且将继续发达下去，但是随着改造和适应外部世界能力的日益提高，自我改造能力反而越来越差。在行有不得的情况下，多是求诸于外。这样一来，人与人失和，以及失和状态下解决能力的低下，便成为当代人致病的主要因素。

综上所述，虽然中医的元素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发现，致病因素

与《内经》时代相较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，昔日的主要矛盾，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，昔日的次要矛盾，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。现代科技在许多领域几乎无所不能，尤其对于解决天地层面的问题，真可谓神通广大！但科技也有其盲区，科技是人创造发明的，可是科技却很难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作用于人的情感。现在有没有这样一台机器，当人生气了，走进这台机器后，就不生气了？当恨一个人，走进这台机器后，就不恨这个人了？没有！或许永远也不可能。

古人讲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这句话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古人早已意识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。天地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容易解决，或解决的方法越来越多。但是人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难解决。我们与人失和了（包括与自身失和），比如我们怨恨一个人，容不容易解决？我们可能会怨恨一辈子！吃一个方子能不能解决这个怨恨？针灸能不能够解决？按摩能不能解决？而怨恨给人体带来的伤害会有多大，我们能确切地知道吗？我想，这是当今中医应该去思考的问题，也是当今中医应该去解决的问题。

怎么来解决人和的问题？《内经》在这方面只是给了一些原则。后世的医家在这方面也只是墨守陈规，没有大的建树和发展。今天，致病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而医学模式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。这也是很多大病、难病没有办法医治，医学越发达，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。如果医学发展的方向不调整，就不可能认识人和的重要，就没有办法解决因此而带来的重大问题。也可以说，人和的问题，是当今医学最大、最根本的一个盲区。

九年前，因为王元五老师的接引，我有幸接触到王凤仪先生的学问。我个人认为，凤仪先生的学问对于解决上述的人和问题，无疑是一剂最当机、最对症的良药！凤仪先生所创立的“性理疗病”，即



是在人和的层面上展开的。在这个层面上，可以说“理、法，方、药”，一应俱全。在我看来，今天的医学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，都特别应该学习、实践和研究这门学问。“性理疗病”就是当今时代契机契理的医学科学，最有可能成为我们引领世界医学潮流的因缘。

在前文，我讲了我对凤仪先生学问的基本认识。与中医的天、地、人相对应，凤仪先生于人的层面提出了性、心、身三元素。这是我们全面认识一个人所必须把握的元素，尤其在研究人和的问题方面，三者更是不可缺一。现代科学也认为世界是由三个元素构成，即信息、能量和物质。若将此三元素与人的三元素对应，则信息对应于性，能量对应于心，物质对应于身。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揭示了物质与能量间能相互作用、相互转化，这足以告诫我们，除了注重身和物质，医学还必须注重心和能量的层面。科学研究还进一步表明，信息波虽然不装载能量，但是却可支配宇宙可见实体（物质能量）的行为和演化，这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！它足以说明，为什么强悍的身体会经不住一场怒火。它也足以说明，为什么多年的顽症会因为良心的翻转、稟性的松动，一夜而愈。根据凤仪先生的学问，在性（信息）的层面又一分为三，即天性、稟性、习性。由天性主宰的信息，是为良性（属阳），它将生命导向健康和福祉；由稟性主宰的信息，是为恶性（属阴），它将生命导向疾病与灾祸。依此原理来看刘有生先生的演讲集，无论是他自身的改变，还是他的讲病历程，其实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将稟性化除，让天性回归；如何将恶性的信息革除，代之以良性信息，从而使生命转向健康的轨道，让阳光自然播洒！

值此刘有生先生演讲集即将付梓之际，特赘数言，以为附骥。是为序。

辛卯正月二十二日于南宁青山

